

秋到平鲁

●侯青山

平鲁的秋，总是来得悄然无声，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。农历九月初，第一场秋雨落下时，空气中开始弥漫一种凉意，像是大地深处透出来的清爽。平鲁的秋天不似南方那般温柔，它有一种北方的厚重与苍凉，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厚重历史与人情故事。

一场秋雨过后，平鲁的天显得格外晴朗。晨起时分，站在城外的高坡上，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片金黄。那是秋天的田野，丰收的谷子、玉米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着光泽。平鲁的秋天，是农民们最忙碌的时节。田间地头，人们挥汗如雨，笑声伴着银镰割庄稼的声音，与远处的山峦相映成趣。在这个季节里，平鲁仿佛变成了一幅巨大的画卷，线条简单却有力，颜色厚重而丰富。

走进乡间的小路，两旁是成片的杨

树和榆树。秋风一起，树叶纷纷扬扬地飘落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杨树叶子最早变黄，那种黄是明亮而带着透明感的，阳光透过叶片，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榆树则更为沉稳，叶片由绿渐黄再变红，像一首秋天的诗，逐字逐句地吟诵着季节的变化。每一片落叶都仿佛在讲述它与这片土地的故事，质朴而真切。

沿着小路走下去，会遇见村庄。平鲁的村落多散布在山谷丘陵之间，村庄的建筑大多保留着石窑的原貌，古朴的灰白色墙壁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。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或场院里，都堆着玉米、胡麻、藜麦、谷子在晾晒，形成了最真实的秋色画卷。村里的老人在门前晒着太阳，偶尔互相唠唠家常。孩子们追逐着一群群飞舞的蝴蝶，笑声如银铃般清脆，回荡在村落的每一个角落。

秋天的平鲁，有一种独特的静谧。你可以看到农田的深处，是那些成片的谷子地，黄灿灿的谷穗在风中起伏，如同波浪一般。农民们忙碌地收割，脸上带着丰收的笑容。平鲁的土地不富饶，但这里的人们从不轻易屈服于贫瘠的自然条件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不屈的精神，与大自然进行着一场持续的对话。

在平鲁，最有名的当数那一片片的梯田。这些梯田沿着山坡蜿蜒而下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，仿佛是大地母亲用双手细心编织的彩带。秋天的梯田更是美不胜收，黄色的藜麦和谷子与绿色的山药交相辉映，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田园风光画。站在高处俯瞰，能感受到一种宁静而深远的美。

在秋日的傍晚，平鲁的天空格外透

亮。夕阳西下，整个天边被染成了一片火红。远处的山峦、树木和村庄在夕阳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寂静和美丽。虽然是黄昏，总是那么短暂却动人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村里秋收后的人们会搬出小板凳，坐在门口，望着远方的落日，似乎在回味着一生的故事。

夜幕降临后，平鲁的秋夜开始显得有些冷了，人们开始穿上了棉衣，姑娘们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但心里却是甜蜜的。夜面的饭香味伴着牛羊的叫声，飘荡在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城里，华灯初上，伴着人们下班后的脚步，已经是一片辉煌了。这样的平鲁，在秋天显得格外真实。它的美在于它的简单和质朴，它的秋天不仅仅是一个季节，更是一种生活的状态，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。在这里，秋天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收获的喜悦，更是一种心灵的沉淀。

平鲁的秋，没有太多的修饰和点缀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宁静和满足。走在这里的田间地头，仿佛能够听见大地的心跳，看见岁月的流转。秋天的平鲁，是朴实的，是动人的，是让人愿意在此停下脚步，静静体味的一种生活状态。每一次秋风吹起，仿佛都在告诉我们，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从未改变，它始终在等待着那些愿意用心去感受它的人。

赏读《恢河，淌过我的血脉》漫笔

●马骏

阅读边云芳的散文集《恢河，淌过我的血脉》，字里行间流淌着浓烈的乡愁和五味杂陈的记忆，随着作家的笔触，信马由缰，随处畅想。

开篇就得说说那个魂牵梦萦的“阁儿墩”，城内大十字街中心，朔州的地理中心，朔州的魂魄所在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阁儿墩是人间最繁华最热闹最有魅力的世界。尤其是农历四月八赶庙会，男女老少熙熙攘攘，街道上炸麻叶的油香撩拨口水，五彩泥人、玻璃弹球、耍把戏、西洋镜……让人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。

阁儿墩原为文魁阁，明万历年间改建文昌阁。文昌阁本来是保佑当地学子“魁星高照”“文运亨通”，然而，故乡本名叫做“马邑”——秦汉养马的地方，源于蒙恬大将据守雁门，抵御匈奴。

本人的祖居在阁儿墩之西的北马

军巷。“马军巷”应该是骑兵驻扎之地，地名兴许始于秦汉，或者迟于明清。总之，故乡数千年来是战乱之地。狼烟兵燹，刀光血影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绞杀，哪有文昌的踪影？但是诞生过几位赫赫有名的武将，诸如张辽、尉迟恭等。

文稿用大量篇幅叙述描写了故乡的母亲河——恢河，它从管涔山南麓一路向北奔来，汇入妙曼神奇的神头海。神头海边有个吉庄，吉祥的村庄，雁北师专坐落在村旁。雁北师专短命，诞生没两年就“下马”了，朔县一中的四个高中班搬迁进来。学校虽然“下马”，老师还在。我们中学生接受了大学老师的教授，先生们多是研究生，代数老师竟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员。

神头海的传说很多，书中作了详尽的叙述。除去关于尉迟恭的故事外，那就是三大王的传说。少年时听得太三大王的故事，以为是神话，却原来是鲜卑王拓跋氏的公子，而且有名有姓。鲜卑人从东北大兴安岭嘎仙洞走出来，迁都平城（今日大同市），然后，入主中原。年轻的孝文帝指挥千军万马，带着文臣武将，南下入关，渡过黄河，把他的鲜卑民族，连带游牧文明全部融入汉族文化，融入农耕文明。从文字语言到衣食住行，禁绝鲜卑，把姓氏都废弃。甚至由于鲜卑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强烈撞击，废掉皇后，废掉太子——不惜斩草除根以绝后患，这是怎样的壮烈激烈，怎样的惊天动地鬼神。

从北魏孝文帝，自然而然就联想到汉元帝，联想到王昭君。文集在《春风青冢》《汉元帝年间的瓦》中，比较详尽地记述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。汉元帝元年春（公元前33年），王昭君北出雁门关，来到一个叫“青钟”的村庄歇息——数年后，昭君西归，葬于这个村庄，改名“青冢”。诗圣杜甫曾经作诗纪念昭君：“一去紫台连朔漠，独留青冢向黄昏。”

《恢河，淌过我的血脉》，融地理、历史、自然、人文于一炉，犹如故乡的小百科全书。故乡的山山水水，哪一处都能开掘出历史的沉淀。大约10万年前，大同湖畔的“许家窑人”随着湖水的干涸，在28000年前迁徙到朔州的峙峪。碎瓷碎砾钙化了历史的文脉积淀。

故乡是文明交融之地，纵然千年兵燹，战火连绵，毕竟也有自己的文脉。从恢河到桑干河，这块地域由内外长城相隔，是个独立的地理单元，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。民间喜闻乐见的“踢鼓秧歌”，脍炙人口的舞台戏曲“大秧歌”以及“二人台”“喜乐”“赛戏”“道情”，是这一带地域文化的结晶，犹如一颗颗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。

所谓踢鼓子秧歌，是地摊艺术，据传是演绎和歌颂水泊梁山的英雄。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应有尽有，最多108人，扮作梁山各色人等。搬上舞台的戏剧，叫做“大秧歌”：

初引心
毅領心
磨江鑄
曠程就
始艱偉
得難業
五方使
成顯命

金石趣

静情

蓝祥藏瑞

王孝书

赵德邦刻

投稿邮箱：szrbfk@126.com

秋收趣事

●武青

国庆假期，在众人纷纷带着孩子去探寻外面精彩世界的时候，我却选择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踏上了那条通往宁静乡村的归乡之路。

一踏入乡村，那熟悉的气息便扑面而来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庄稼成熟的气息，热烈地欢迎着归家的游子。此时，正值秋收时节，广袤的田野像是被大自然精心绘制的巨幅画卷，成熟的玉米、饱满的谷穗、红彤彤的高粱，处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让人不禁沉醉其中。姥姥和舅舅还有几位土豆地等待着收获，而在乡村的这段日子里，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快乐悄然降临，那便是挖土豆。

清晨，阳光宛如金色的纱幔，透过薄

雾轻柔地洒在大地上，给整个乡

村披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色光辉。我领着充满好奇的孩子们，兴高采烈地跟着姥姥和舅舅来到了土豆地。放眼望去，那依旧有些郁郁葱葱的土豆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蹲下身子，轻轻拨开那一片片土豆叶子，便能看到隐隐露出地面的土块，而在那下面，正藏着让人满心期待的土豆。

舅舅熟练地举起锄头，稳稳地插入土中，然后微微一撬，一个个圆滚滚的土豆便如同欢快的小精灵一般从土里蹦了出来。看着那大大小小的土豆，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。有的土豆个头很大，圆鼓鼓的，活像吃饱了的小胖子，憨态可掬；有的则小巧玲珑，十分可爱，让人爱不释手。它们身上还带着泥土的气息，那是大地赋予它们

的独特味道。

从未体验过田间劳作的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，迫不及待地加入到挖土豆的隊伍中。他们在田间尽情地奔跑着，争抢着去捡那些刚刚挖出的土豆，小手虽然沾满了泥土，脸上却洋溢着灿烂无比的笑容。他们把土豆当成珍贵的宝贝，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里，那认真的模样仿佛是在收藏着一份份无比珍贵的礼物。她看着孩子们忙碌的身影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只有让孩子亲自下地，真正体会汗滴禾下土的滋味，孩子们才会懂得珍惜粮食。”

中午时分，舅舅忙碌地收拾着一些干柴枝，生起了一堆堆温暖的火。不断升腾的浓烟中，刚刚挖出来的土豆被慢慢烤熟。火光欢快地跳跃着，映照着孩

子们兴奋的脸庞，也温暖了四周的空气。偶尔传来“噼啪”的爆裂声，仿佛是幸福在纵情歌唱。待到一个个烤黑的土豆外黑内黄时，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剥开那黄黑相间、混合着烟火味的土豆皮，顾不得烫手，一边急促地吹着气，一边狠狠地咬上一口。那香甜的滋味瞬间在口中散开，幸福的笑容如同绽放的花朵般出现在孩子们稚嫩的脸庞上。吃完之后，满嘴都是黑乎乎的，惹得大人们哈哈大笑。这熟悉的味道，也是我童年最幸福的味道，仿佛带着时光的印记，将我带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美好岁月。

返程的时候，车上放满了姥姥精心准备的一包一包的农产品，有金黄的小米、细腻的糕面、圆滚滚的土豆。姥姥慈爱地说：“这是我们辛苦种的，大家尝尝鲜。”

一次秋收，带来了无数的趣事和欢乐。它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快乐。这种快乐来自于亲近自然的惬意，来自于收获的喜悦，来自于与家人一起分享劳动成果的温馨。它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，照亮了我和孩子的国庆假期，也将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，成为生命中一段珍贵的回忆。

朔州方言乡音汇释

●陈永胜

（接10月26日本版）

Cai

【猜测】(测，入声)推测，估计：你別耍小聪明，我挖住你眼睛也能~出你想做啥哩。

【猜猪猜】(猜，去声)用手指玩的一种游戏，即“石头剪刀布”。

【才将儿】(将儿，需快读，近似井儿)刚刚，刚才：~老李还在哩，绕个圈花儿就不在啦。

【才学】(学，入声)才能和学问：别看老胡只念了两年初中，肚里可有~哩。

【才气】(才，入声)我们杜老师真有~哩，琴棋书画没他不会的。

【才情】(才，入声)才思：小刘真有~哩，谁也真喜欢她哩。

【才识】(识，入声)才能和见识：小王的~可不一般哩。

【才子】(才，入声)有才华的人、才华出众的人。一般指男子，如是女子，则称才女：老秦可是我们街道里的大~。(石评梅是民国时期的大才女。

【材】指棺材，一般是指未装殓死尸前的棺材：咱朔州人有讲究，榆木是不能割~的，你连这也不知道？

【材地】①人的资质和禀赋：那娃娃是个好~，好好培养哇，保不偷成大气候哩。②质地：这块呢子料~真不错，如今可不多见啦。

【材料】比喻适合做某种事情的人：那娃娃数理化不好，却是拉二胡、吹笛子的好~。

【财迷】过分看重或迷恋钱财的人：那老汉可是个~哩，把钱看得比命还重哩。

【裁夺】(夺，入声)评判，裁判：老温，你正好来啦，给我们~这事情。

【裁减】压缩，精简：咱单位这几天正~人哩，听说真烟熏气哩。

【采】①摘：这架龙眼葡萄管能~摘啦。②开采：朔州煤倒是不少，但哪能轮上咱们~哩，你说是不是？③搜集：我这两天给平朔~矿样哩，黑夜也回不唠家。

【采办】采购：这种东西咱朔州没，我看你得到太原去~哩。

【彩车】装饰起来的汽车，用于元宵节等喜庆活动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朔州的~工艺最漂亮。

【彩头】兆头：我手臭，抓个彩头~彩票也没得过一块钱的~。

【彩礼】结婚典礼前男方送给女方的财物：这可是个男方主地方，今年娶一个媳妇，光~就得18万哩。

【踩高跷】一种传统的文艺表演形式：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朔州~的人可多哩。○也说扎高跷。

【菜货】(货，音活，入声)泛指蔬菜：院里种个~，一个夏天的~不缺啦。

【菜菜货货】同菜货。

【菜窝窝】用面粉拌上野菜或蔬菜的蒸制食品：多日没吃，这~也挺好吃呀。

【菜包子】①素包子：其实，~做好了也是不容易的。②比喻能力不高的人：那是个~，啥事也做不好。

【菜水气】没味道，比喻能力、质量、效果太差：那人的毛笔字实在是~。○也说菜水拉气、菜水烂气。

【菜铺】卖菜的商店：我小时，全城只有五家~，品种少得可怜哩。

Can

【参】(音灿，去声)次数：小王夜夜来唠印家两~，也不知是啥心事，我也猜不出。

【参谋参谋】①给人出主意：老梅，我打算买一辆30来万的汽车，你给~，看看买啥牌子的好。○也说参谋。

【蚕】(需连读)蚕：小时喂~没桑叶，就到地里剜奶奶草。

【蚕沙】蚕的屎，黑色的颗粒。也指人脸上的雀斑：那女娃远看挺漂亮，近看就不行了，满脸黑灰黑灰的~。

【擒】(擒，音或，入声)参加，搅和：这事不能叫他~，他一~就闹不成啦。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你千万不要~进去啊！

【擒】厉害，表示程度严重：现场真~哩，烧得啥也没啦。

Cang

【仓仓】用土坯或条砖垒成的存放粮食的仓库，一般是在室内垒成的：小时候，我姥爷家里有个仓仓，能放八麻袋玉米哩。

【仓惶】匆忙而又慌忙：民国时期，军阀混战，黎民百姓成天过着~的日子。○也写作仓皇、仓黄。

【沧桑】沧海桑田的省略语，比喻变化大，也形容一个人的面色憔悴：看看老

句一脸的~，我就知道他生活得艰难哩。

【苍苍】①头发灰白：你还没六十哩，倒白发~啦。②深绿色：朔州利民山上，松柏~，筱麦飘香。

【苍老】衰老的面貌：三年未见表舅，~的我不敢认啦。

【苍老儿】(老儿，需连读)满脸白癫风的人。

【苍黄】颜色黄而灰，亚健康：老张长年面色~，饭量也小，怕是有啥病哩。

【藏迷迷】(迷迷，音海梅)捉迷藏的一种游戏。

Cao

【操熬】(操，阴平，下同)操劳：满满儿~了一个月，担心没活出来。

【操持】料理；处理：王校长真辛苦哩，学校的大小事情都得他来~哩。

【操练】教训：那小子今儿可叫人家~了一顿。

【操心】留心；关心；留神；小心：我明儿出差呀，小宝的事你得~哩。

【槽头肉】猪脖子肉，也形容人的脖子肉：你瞧瞧那后生的~，膘兮厚矣哩。

【槽】(槽，喂牲畜的器具，也叫食槽，比较脏，尤以猪槽为最。引申为不干净、脏：你的脸咋就~成这样啦，几天没洗？

【槽挂水】比喻脸、手脚、衣服不干净：你妈也不给娃娃洗刷刷，~就打发出来啦。

【槽人】使人感到不高兴、不顺心：你这狗狗喂成刺猬啦，真~哩。/衣裳也不洗就出来了，不怕~呀？

【嘈】(嘈，音杂)①喧闹；吵嚷；噪音大：东门外的那个小区太~啦，偏偏房价还不贵，谁也不想买。②纷纷议论：外面~得真厉害哩，说他把摩托丢啦。

【嘈】(责，入声)指责；被指责：他既然敢做这不说理的事，我明儿就得好好~他一顿哩。/老也老了，叫人家亲家~唠一顿，咋抬头哩？

【草草】泛指谷子、玉米、高粱等作物的秸秆：不管啥~，过去都是生火做饭的好东西。

【草鸡】母鸡：我奶奶喂了六只~，每天最少能下四颗蛋哩。

【草驴】(母驴，还是喂~合算，既能干活，还能下驹子。

【草人】用秸秆绑扎的草人，一般用来吓唬吃庄稼的麻雀等飞鸟：雀儿可精明，地里插满~也不顶事。

【草绳】用白草、青草、稻草等植物拧成的绳子：虽说~没麻绳结实，但也看做啥哩，要是用来捆玉菱挖棉管扛哩。

(未完待续)